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録監生臣蔣翰

學餘堂文集卷三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書集序

四書大宗講義序

國家立學宮程以五經四子之書使天下髦士一出於是豈顓為制舉設哉道之不明也不能户說以眇論於是歸其指於傳註又或病夫蒙引或問大全諸書之浩

無紀極也於是學者又約其說於講義緣聖人之言為傳註緣傳註為講義其言愈詳其指或稍遠今以一人之言傳諸衆人之口自室而堂而階而户外而國中未有不異其辭者取一人之身四體百骸之通貫支分而節解之以各名其處以胡越其肝膽說雖井井而其支離扞格者亦不少矣近世所謂講義又率取一二有聲帖括者所纂輯奉為宗旨由是學究之流司衡之吏悉奉之為令甲尊之為著蔡設有負韻深思之士間出其

所見不剌謬於聖人論者不以為異講義也直謂之悖傳註然則今之所謂五經四子之書直弋取科第之嚆矢也其不合者聖人復起或亦莫敢辯之矣尚君韋堂少為經師沉酣渟演句研字剔嘗有會於先聖諸儒之說中歲懸車益殫菟校數易其稿勒為是書葢本之傳註旁采講義百慮折衷至於發語措辭神理維肖微獨聖人之言即制舉之法强半具是矣或曰是書專為制舉不與聖言有間乎曰今國家之功令在是茍舍是弗

從弗行也於韋堂奚惑焉先生服官飲冰既罷而歸家無長物安得一二有力好事者為之板行以引繩後學乎夫聖人傳道以言而言不盡意要貴得之意言之間憶少時受經塾師日所講解明旦必歷取其言而復之十九牴牾予以為其辭不勝紀也冥目反思視聖賢之言等諸家常鹽米瑣近之語要明其義不惟其辭往往霧解而冰釋先輩有言熟讀白文數過題義自了孟子所謂博學反約此其一端也學者有因是而求諸心也

其亦得魚而忘筌也夫

易經揆一序

古今注易者無慮千百家言人人殊要不越於羲文周孔四聖人之指四聖人畫卦繫辭彖爻十翼竭智殫思而要不越乎先天之一畫葢觀於河洛中宮之一而知奇耦相配三五相參其數皆始於一得一而兩儀四象八卦於是乎皆備極之三百八十四爻亦無出乎一者故自伏羲始作一畫之時而確然以全易示人無復餘

事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天地且不能外况於人乎然而窮幽極眇探賾通類非有涵葢天地上下古今千態萬狀不可紀筭之神奇則所謂一者不可得而盡故易者不易之理而實變易無方之義也近世宗程朱傳註頒在學宮呫嗶家罕通其藴於是爭尚講義扣盤捫燭影響支離差得其近似四聖人者出亦不能家置一喙矣在中洪子受周易為文學者宿探索有年簡括諸家易說勒成一編曰易解醒温陵大中丞曾公見而善之為

之版行已流通數十載矣洪子研慮不已與年俱深又復取舊所已行者增損參校畧雷同之衆觧定猶豫於微茫謂之易經揆一晰舊本為尤善葢溯其一以遡至於無窮又綜無窮以歸於畫一古聖人先後同揆者洪子實有以窺之殆所謂即筌蹄而得懸解者哉夫易之為書萬世文字之祖六經之權輿也故百家詭奇之說無不竊其緒餘而去易益遠程子之言曰易止是天理合乎理則合乎易大哉一言貫之矣洪子少以易名家

今年逾八十而好之不衰拳拳以討論為事其有出於人也遠矣

重刻感應篇輯解序

君子之勸善而遏不善也多方扶誘而怵厲之不盡其力不止至於古人之嘉言懿訓稱道傳誦不厭再三要期於環聽共覩爭相磨治此古聖人樂取諸人與人為善有不自知其然者也廣昌何印兹先生好學樂善嘗刻感應篇化書廣示後學已見予感應篇輯解歎為善

本偕同志諸君子重刻而黄君某又為之手書剞劂既半適予過盱江相視欣然出此屬叙予敬謝曰前已詳叙之矣今復何言毋已請略述一二舊事余少失怙病痦瀕死者數既八歲先君子手示一編曰孺子薄福多病幸而免於殤若無忘此蓋太上感應篇也閏章謹識之及官京師小有戲豫輒夢神若冕服者厲聲督過余叩首謝罪神揖之起曰若家世理學能改過未晚也旁睨其案頭有牙籤錦帙者彷彿見太上二字知為感應

篇益厲志奉行遂版其書前序中所謂感異夢者此也
甲辰官臨江復取諸書合校為感應篇輯解署中有古
柏高七丈大合抱南蔭署室北覆庖厨會夏月家人咸
列坐其下忽大風雷自北至折柏如斧截不南仆而西
西正當土垣空處無一人傷者先是之夕内子夢神吏
數十人出入臥内倚柏墻立若有所伺察者予歎曰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行勉之矣日晡乃有折木之異予方
執卷據案但聞砉然聲向使從風南仆其不糜於覆壓

者鮮矣豈神實司之而故折以西耶向聞王湘周箎諸人奉持演説獲應如響或疑爲偶然今乃知其非謬語也印玆先生聞之喜曰此即可以序矣請悉書之於乎不視其履而沾沾刻書爲功者陋也自稱大道而迂眎此書者妄也信之真行之力而樂與人爲無窮者智且仁也盱江爲明德先生故里講學姑山從學者衆去今百餘年猶有諸君子樂善相勸明德之風遠矣吾安得盡與之游以相考德而講業也

刻思賢操譜序

歐陽子之送楊寘也酌酒進琴以為愈幽憂之疾釋不平之心將於琴有得其言琴之哀樂感人形容要眇有聽而忘倦者余嘗夜宿東牟蓬萊閣月明風起海水激噴崖石如孤舟拍浮洪濤怒號萬籟交作感成連海上事輒歎曰此亦將移我情安得伯牙其人者援琴以寫之既還歷下有彭山人者能詩畫鼓琴因人以請曰家有思賢操譜少保殷公𠍇所刻也音節指法與世傳異

盖雅音也惜火其板請序以授剞劂余少嘗好琴從海陽高處士受思賢操未能卒學今疲於四方之役積其幽憂之疾所為撫弦動操者不熟於手而未能忘於心將以是愈吾疾焉名山人而山人老矣蒼然抱琴來坐定使鼓之愴然以感穆然以思於是知其音之悲調之雅感人之深而霍然愈疾之速也絲之為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故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而思賢操者琴之始事也斯譜之傳於世也固宜山人又言

家跡突泉之側泉聲潺潺然達吾耳水洋洋然濯吾目老不自給以筆墨為生暇則彿琴鼓歌悠然若忘其身之貧賤也葢將以終吾天年予聞之喈然曰子葢聞成連海上之説者乎能如是可以琴矣書以為思賢譜序

稽古名異録序

歲甲寅仲冬月朔獲見禹航孫海門先生於寧陽客舍坐語間出所輯稽古名異録葢取上古以來史傳所載名氏謚號岐異疊見者萃為一書用資徵考者也夫前

人有同名録有同姓名録不過綜其所同如兩丘明兩
秋胡之類近代陳士元心叔網羅邃古拾其名氏參錯
踳駁者謂之名疑較稱博奥先生汎覧窮搜又雜采荒
史竹書汲冢外傳緯書路史諸書怪異百出補所未補
前人皆藍本矣間及軼事辨闕誤如蒼頡之非史官臯
陶之漁雷澤瞽瞍一作瞽榎人但知其頑也不知其能
作十二絃之瑟免文王於羑里之難者人但知散宜生
不知又有陰競也事非盡出僻書而後生困守帖括束

書不觀間一捜攬如遊廣莫而聞鈞天他如此類更僕不可勝數先生遽屬余序乃序其畧曰孔子之删書始唐虞闕疑也上古荒忽不可考即有書契而漆書竹簡蟲魚鳥篆之文點畫脊亂古字多通用轉相承寫魚豕滋淆所見異辭所聞所傳聞又異辭振古為然秦火而後益難究詁周禮山海經尚疑非周公伯益所作其餘附會杜撰各自名家多與經傳牴牾學者乃欲以一人之見蒐考三皇五帝以來史氏殘闕之事益其難巳要

之博聞强記有裨於道其説皆不可廢今有人入貴胄之家見其宫室罇彛珍怪器物皆為之目駴心怡況乎上古之人物姓名掌故荒闕未全者而獲睹於一朝乎夫聖人存而勿論儒者不知為恥古之閎覽博物君子未可為尠見拘墟者道也余不學善忘所交士大夫姓字頃輒失記何論往古與之語半日驚其言若河漢也先生性癖古多購祕本所至荒碑斷碣手自捫録遇事成書著有孔氏全書孟子外紀四書編年等編將次第

行於世

匡林序

記事易論事難論古事尤難今夫州里耳目之事傳述畧殊古人逺矣本末曲折不具見於書持其一端不無得失孔子作春秋褒譏筆削游夏不能賛一辭蘇氏兄弟工於文而富於辨所撰志林古史論或臆斷其可否有無余嘗不敢盡信且夫書契以來賢愚同跡彼此異宜或是或非間在毫芒判若淵岳不有聖人其孰能定

之善乎毛子稚黄之言曰載籍博則尊夫經羣言亂則折諸聖其書有曰匡林者葢偶讀子瞻志林有所擿正者也附以雜說小著共為一編屬余論定夫著書立論有發前人所未聞有正前人所偶失者亦曰吾取其義而無庸心焉故雖原情於論定而不以為恕抉慝於未著而不以為苛至於古人行有偏至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難安為之設身劑量傷其已甚雖使古人復起聞其言亦必拊膺而流涕此所謂尚友也今觀所論春秋

魯隱齊桓事多獨見而足以明子臣之義其甚叔段之
不臣不弟所以嚴亂賊之防非獨寬鄭莊也於陵背兄
離母以廉廢孝弟匡章出妻屏子不以生君違死父而
終置其母馬棧下言之有重足悲者夫匡章之孝見禮
於孟子而雅黄惜之非好辨也將以明大倫而通古人
之窮也他如尊經駁緯擿杜注之牽附於唐宋八家中
痛繩安石於近代一二傳人不茍徇可其持論不可具
舉余不敢自謂知言其不合者或寡矣稚黄少以文辭

名西陵晚而有志於道嘗極論格物之旨磨切學者平生善病不廢書掩關執卷客至罕送迎葢餘十年矣往時同起西陵諸子麗京既去為僧虎臣錦雯去矜强半凋謝稚黄顧影感慨未嘗不嘯呼叱咤欲收千百禩為崇朝孰謂稚黄非與古為徒者乎或疑以去欲為格物說悖朱子余曰唯唯否否夫志仁無惡立其本也閑邪存誠修其業也禹謨論道先以人心之惟危葢已戛戛乎欲之難去矣近代羅盱江服膺制欲非體仁之說葢

本孔子之難原憲然所謂不行當與去欲有辨夫深之乎窮理必無欲而全乎其去欲莫非理二者得一而畢貫者也嗟夫諸家言格物訟矣觀其會通皆可入於聖人之道稚黃之主是說也亦所以匡救人心與若夫文辭之恢博而雅馴又其餘也他所著書有與書詩辨韻學通指等編行於世

陳總戎戰功紀畧序

覽古命世之英多歷試於艱難而後成天下之膚功當

其窮蹙困踣幾不得茍活與傭販者伍及功見名立天

下以偉人歸之說者謂有天幸要非其智深勇沉經百

折出萬死而不挫則尺寸不能以偉成譬若梗楠松柏

之材天固老之以待用向使其才不勝任則彫息雪而

殞崩崖其不為槁莖腐草者鮮矣陳公贊伯之以戰績

顯也余舊聞而偉其人頃故人高使君尚孚分巡温處

二州說温鎮陳將軍不去口既相見抑抑禮讓如儒生

語及戰陣間事惟上稱頌朝廷之福親王貝子督撫將

軍之能及師武臣之力無一語自伐請至再乃出紀畧一冊夫功業待時而建者也勇略不待試而具者也公姿岸不過中人生而雄武有畫地為陣之意明末寇大擾其先公蒙難憤不共天聚鄉人殺賊殲其渠羣賊必欲得公甘心公脫身獨走衝虎豹披榛莽餓三日夜至生啖野彘肩墮眢井深穴中伏匿得免可謂萬死餘生矣然終不肯黃項老牖下轉徙川蜀國家拓定蜀土仗劒效順累功劄授都督同知僉書公始以敢戰聞久之

部補協守杭城會漁閩搆逆溫處連陷金與衢且剝膚
督府大中丞李公謂公才可大任親王貝子試可決策
推轂一二歲間大小三十餘戰卒復溫處而綏靖金衢
遂以總兵鎮溫州當是時賊衆所在數萬東陽義烏之
間蠭食豕突而金衢故浙西門户也溫處又所以屏翰
金衢而閩海之衝也公料敵策勝於處則先奪桃花嶺
於溫則率其子紀先破石塘皆二郡最要害處要害既
奪迎刃節解二郡遂平公既負勇敢戰數以寡殲衆直

搗中堅或彷陰平入蜀故智騰烏道繞出山背皆身先士卒或免胄冒矢石大呼而入間手舉一礮摧鋒折纛應聲而倒賊望之披靡呼為陳鐵頭及其師旋則又以身殿全軍無恙昔人有言使遇高帝萬户侯寧足道哉捷聞

天子大悅於是以左都督加世職有一拖沙喇哈番之

命公感涕雲膺未嘗不追痛出萬死而重被國恩也容請書其本末乃略紀之以勸有功以示後裔且誌諸王

督府之知人善任使也功臣宿將多漁獵子女玉帛以
侈娛樂公懲念少賤仳傿不置歌兒舞女戢部曲無淫
掠又多方從他將贖釋俘婦於戲豈非所謂智仁勇廉
者哉余重公之為人欲就公談悉具列戰功備國史闕
遺以遄歸不暇請爰敘其略如此

池州府江防同知汪公崇祀名宦祠錄序

人臣服官受事有大功德於民或為王事死者皆祀之
禮也身卒於官而一時士民父老齎咨涕洟若奉考妣

祠祀之不容須臾緩此尤有入人之深者君子於是歎汪君雲襄之死為不朽也雲襄湛深文學由内閣典籍中書舍人出為池州郡丞三年以督解滇餉抵貴州安順道病死郡人聞之雨泣嗚嗚作為謳思哀輓之言彙成大卷又合辭請祀名宦附諸瞽宗嗟乎汪君何以致此先是在中書余見之京師於時夙夜在公校理秘閣羣籍罔有缺遺議謚撰文惟謹無敢私

天子嘉其能數被寵賚及佐郡池州灑然清立不索民

一錢而賑凶饑贍窶士惟恐不給有所承讞令兩造自赴不以捕擾民家故饒益以守官廉惠致中落巡撫大中丞徐公疏薦治行第一進官一級會滇餉告急選才督解僉謂非汪君不可君慷慨奮身往而滇黔方用兵虎穴羊腸役夫匱乏寇盜伏莽道警則相顧無人色又會暑月瘴雨鬱蒸勞不得休息遂以疾客死黔中嗚呼痛矣以雲襄之學行既不能優游館閣大展論思密勿之才又不能專城秉節為國家當一面之任手佐太平

而崎嶇烽火畢命萬里無人之境天之生之也亦獨何哉夫朱邑爲桐鄉卒告其子曰我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奉祠我今池州太守喻公既厚治其喪其孤斯善復能奉其櫬北歸而池人之奉祠當與桐鄉等余備官史局流滯而書之將以告後之傳循吏者

平山堂詩記序

士乘時奮起坐制一方其豐功渥澤必有浹諸人心可垂史冊者而後其登望遊讌之所使人誌之不忘及其

蹟之將湮也又有賢者慕而新之作為詠歌而善政流風亦因以並存揚州故無山而平山堂特名以歐陽公也范文正公與歐陽先後守揚而歐陽較著以其作堂觴客於此又有子瞻太虛諸公往來賦詩故其傳益在人耳目自宋迄今不知興廢凡幾而忽為浮屠之宮地蓋前時用兵處震盪摧隤以至此也今殘鋒斷鏃時時出土中而第五泉以供飲馬久矣金公長真拜命守是邦汪蛟門舍人輒請復堂之舊會師旅踵接太守日夜

籌笏餙繕戎器不給逾數月稍休乃出私錢為之堂成置酒四遠賔客咸集曹侍郎秋岳首為長律五十韻屬和者二十餘人一時江南北傳盛事金公顧謂坐客以宣城施子不與為恨已又寓書拾甚力余未能往也今年過金陵公遷秩副使已半歲而平山堂詩記裒然成集余謂以太守為山堂餘事耳公之拳拳於斯者蓋景慕歐陽之遺烈因是以如見其人士大夫之競為詠言者亦以今太守有合於歐陽非獨覩遊之美也桓宣武

九日與孟嘉輩宴龍山至今山藉以顯羊叔子登高歎望自惕磨没無聞而峴山碑尤使人墮淚吾聞金公受事時兵警洊至郡人洶洶而公寛和沉静撫之不動聲色卒以安集郡戴其徳吾意他日登此堂殆有泣感其流風善政如羊公之峴山者乎士不垂意千年而偷取旦夕甘與腐草同泯視此奚若後之君子倘亦樂聞其風與

續蘇長公外紀序

余多病寡懽以讀書為卧遊嘗取古能言之家有得於筆墨之外者以文則蒙莊司馬太史蘇端明以詩則陶靖節王右丞李供奉韋左司白香山以記則柳柳州皆誦之超然泠然可以觧憂可以愈疾然合論數家或有獨詣無兼長求其旁見側出嬉笑怒駡各極才趣自有文人以來子瞻一人而已子瞻才冠當時不自檢束譏呵程子未免為大德之累及輾轉遷謫瑣尾於嶺南瘴厲之鄉濱死而後返其所為文乃益奇其書畫筆札言

語之類往往散落於人間盈海内外無所不届殆非遷謫不及此詩雖不逮唐人而古體長歌多非烟火人語當時朝士嘗舉以方唐李白神宗曰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其見推如此崇觀間以黨禍詆毀其墨跡禁其詩文而禁之愈嚴傳之愈盛士大夫以不能誦坡語為恥葢其令名大節見於朝廷被諸天壤者既已炳然如日星而其餘技雜見又無所不工故其流風為天下所愛慕至於片言隻字寶貴之不衰此得之天授非可强而

致也王元美自負子長相如客有以長公擬之者笑而不答晚乃摧心屈服坐卧不釋手謂天下未能見公之全也集長公外紀十卷攟拾殆盡今會稽徐埜公好學博聞又取元美所遺散見於諸書及後儒所語及者為續外紀十二卷嗟乎蘇氏之書家有之即增此不加益而學者掇輯不能已何哉蠧魚三食神仙字為脉望持以望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讀是書者譬如仙厨酒饌非世所有其所棄餘食之皆可仙去未可與世

之吞腥啄腐者言也

詩原序

有適燕而南轅如粤而北指者衆必笑之曰若迷於方也守溝瀆而忘海若汎黄河之水而未溯乎崑崙君子又笑之曰是逐流而昧原也今之為詩者類是不殖學而務塗其辭不已出而事剽賊不尚論遠采而一二近今是師是詩盛而愈亡也唐虞之賡歌商周之雅頌古之人未嘗學為詩也以聖賢之辭出為聲律之言藹然

爛然以通上下而洽朋友播之樂章則天神降地祇出鳥獸以舞風雨以時故太史採詩以觀政治辨貞淫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詩之用宏而原遠如此非不學無術之所能為也夫人之哀至而哭樂至而嘻智愚所同情也今使庸夫牧豎扺掌頓足言悲喜之狀終日無足聽者賢士騷人筆為史作為詩雖累千百世人讀之無不起舞長嘯或烏烏然泣下霑衣其言至而情出也三百篇以下屈宋蘇李曹

劉諸家之作茍可傳者皆是類也人各有情而非賢士騷人不能道何也沐浴芳澤者言馥郁於菑蘭懷抱古今者聲流被於金石自然之勢也後漢魏而雄於詩者莫如子美其自敘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故樂府五言諸體不為擬古之作即事命篇意主獨造而學集其大成以是為不可及夫古今之勢不同風雅頌已不相襲而殊途同歸自漢以來善作者大抵善述之流也蘇子瞻嘗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

是矣今吾友見山編輯詩原首毛詩以正其始次楚辭以綜其變次選詩以峻其體次選賦以博其材次唐詩選以嚴其則詩賦之選不盡於昭明于鱗而特從其本志約也且取選體詩賦編次人代如列諸掌顧子才富而學有本其知所先後如此余少好誦詩先君子命之曰書稱詩言志歌永言先之以直温寛栗孔子删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詩之大原其在斯乎發情止義深思而兼蓄之嚴擇而善變之毋徒為優孟之衣冠則幾矣

續宛雅序

宣城以謝玄暉著名而宣之詩人漶漫莫考率就湮滅禹金先生取宣之能詩者無慮搢紳布衣始唐人迄明萬歷彙而存之名曰宛雅其言以采一方之書總核諸家之集核欲其嚴采欲其備蓋志恕也然已洋洋一國之風矣萬歷以還又將百年作者雲興視昔加盛余又慮其紛而將逸也同里蔡子廣棲而嚴核之屬余論次余芟之者十之三入之者十之一是為續宛雅踵事增

華不忘舊也既以命梓人乃廢卷而嘆夫晉乘魯史人專典册鄭歌衛什國紀風謡亦各存其地也網羅放失有美必彰宜先土音然竊自悲悼文人騷客以一生之智慧畢能竭慮磨精耗神焦鬚髮槁朱顔憔悴苦吟求不朽於天地之間及其溘焉澌盡化為飄風百不傳一又或連篇累篋不如單詞之歸存紆組飄纓不若帶索之遺響至於浮屠方外女伎之流無意於傳往往見稱益不可以勢禁而力致其幸而傳者又充棟盈牀卒難

省覽如漢魏百家詩紀所録文選所收皆文詞之淵岳風雅之僑肸也近世士大夫得舉其名誦其言者鮮矣況其爵里平生乎又況窮壤僻邑之殘編乎而吾儕區區乃欲采一方之言成一國之書冀以傳之將來豈不戛戛懼哉雖然我兩人之志則苦矣其曷可不一言使後之君子或得之山巔水涯之間又復延頸望古而長歎也

龍眠風雅序

潘子蜀藻以文辭名江上多所輯撰間蒐其鄉先進之詩若干卷曰龍眠風雅寓書以示施子其言曰誦詩而見其人以是為尚友集一鄉一國者先土音也余觀孔子稱述夏殷而歎杞宋之無徵傷文獻之不足葢古史竹簡漆書雖以帝室天府之冊紀載未詳而殷之遺風餘烈後世猶見一二於商頌然已亾其七篇矣詩託始國風漢廣江永見於周南而楚大國無傳曾不得與邶鄘曹檜比豈以荆蠻擯楚而不見采録與抑太史采之

而地遠多故旋闕逸不存與三代以下太史既不采詩以觀風俗考政治於是有迹熄詩亾之歎而風雅遺音不終絶於人間往往剩詠殘篇垂耀簡乘則存乎網羅收輯之人葢得其人則傳不得其人則廢唐人選唐詩如河嶽英靈國秀篋中等六種所存不甚多而傳之至今杜清碧之谷音集元裕之之中州集亦錚錚焉葢全集繁而易失選本合而易行也潘子之為是書也例仿河嶽英靈人敘崖略詩拔菁華其間有闕者摘數語附

見嗚呼桐城故望國昔之作者更閲數百年盈尺之書强半為鼠蠹嚙盡鄉里不記其姓字子孫不能舉其緒言一旦揭揭焉若引星辰而聯珠貝甚或轗軻老窮巷貞人義士存其隻語單辭可歌可涕所謂羅遺文於既墜發潛德之幽光雖限以韻語不過一邑之書而知人論世殆與汝南先賢襄陽耆舊相伯仲矣余聞之父老江上人物葢稱二城謂桐城宣城也吾宣之詩盛於宋不乏繼起明隆萬間梅禹金先生輯有宛雅一書其後

作者彌衆吾友蔡君大美嘗見約為宛雅續集會余視學山以東大美又老病造次卒業其書不大顯而潘子乃獨以風雅張龍眂余何敢望潘子哉詩有之曰維桑及梓必恭敬止余雖淺見寡聞顧終有事於斯矣

快閣紀存序

古道之罕存久矣其發乎文辭咏歌者古人之餘也歷歲既久亦往往不存於是知僅存者之為可惜也西昌之快閣茍登望江山之所而說者以為古也以黄山谷

先生重也從而祠之歌咏之邑人劉鴻為輯存古錄四卷紀祠閣廢興祀典碑碣之屬今其書鈌逸過半欲求殘碑斷碣而閣已數燬蕩焉無復存矣然則人之務為文詞以壽金石者不亦惑歟刪其煩附謂之快閣紀存古人往矣亦何古人之繫人思一至是乎

蕭江倡和集序

古人之久於官者多喜山澤游豈非其性所耽悦哉嵇生言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則必放乎長林豐草矣歐陽

子在官作亭陶然意得於山水之間又何以云焉始予官山左叔父家居為一閣曰待歸葢憂予善病不善官也而予未能歸秩滿數月未暇一日臥閣上又移官湖西郡為臨江地踞山阜署中木芙蓉始華出檐側丈餘爛若霞舉予稱之曰芙蓉屋久之作就亭已悉樓又成皆因舊就簡取便山川工不逾旬役不滋費人言踊躇我獨相羊客至則觴焉主客醉歌留詩屏壁雨蝕風披殘軼過半一日命童子帙其僅存者為蕭江倡和集或

曰是其流風遠矣即異日亭閣廢而書存山川無恙不猶之今日乎雖然是又適人之適也吾知吾適而已他何計焉然余病久未能歸憂且老矣豈所稱仁智能樂山水者哉

練中丞金川集序

中丞練公集凡三鋟版茲復爲版行之以往者木朽工窳文字脫誤也集本二卷後人取檄移故牒附會煩蕪屬友人爲之檃括存雅馴也刻之者知塗事高君以公

故淦人官斯土者之事也集既成序曰於乎中丞之事世莫不知其鄉之樵夫牧豎具能道之余庸何言當時坐公難死者百五十一人謫戍三百七十餘人其受禍也烈滋累也多然未及百年郡丞王佐䄍冒忌諱收輯遺文以俟表章其後或立祠血食或遠求苗裔淦峽交爭以公為邑重公之後裔一至自德興一至自長樂若造物者為之位置有司為復其家俾奉俎豆是何疾風震雷摧折之餘人心嚮慕感動勃然若江河之不可遏

與夫義有分定事有難言齊黄諸公任用李景隆喪師僨事公既廷爭請誅景隆及紀善周公是脩等指摘政府他人猶疾其訐厲公引咎曰國事至此尚怒言者乎度公之心非徒視死如歸即九死尚有餘痛余讀史至此輒廢卷失聲不待其裂皆天門舌血書地而後見其氣吞日月揮斥雷霆也公嘗謁余忠宣祠慷慨以國士自命葢其志趣已早辨矣世以謂死事諸臣自洪宣迄隆萬雖蒙赦宥未加顯謚為義士所憾至今入其祠過

其里指其墟墓皆歎息流涕稱為練忠貞亦烏在乎易名之及與不及也悲夫悲夫公為文炳朗朴茂並散逸十不存二三自言嗜太白詩觀其玉山東山諸作往往似之向使無草除之難簪筆論思黼黻太平盡發其所蘊積累編纂豈不卓然成一家哉公既不以文重而其文不可磨滅故釐正成書附以遺事使後之誦且讀者得以尚論其人焉此予之志也夫此予之志也夫

重刻何大復詩集序

吾友金長真以比部郎出守汝寧葢何氏大復之鄉也
因取其詩讎定而重版之寓書屬序觀其所論既推高
之出李上又引康德涵稱其文有相如子長之遺惜世
無知者於信陽可謂功臣而此書又久行葢不待余序
也古人稱詩莫尚於六經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曰穆
如清風曰其風肆好記稱溫柔敦厚詩教也於乎茂以
進已風雅遞變義歸正始率多清明廣大一唱三嘆之
遺音焉明正德間李空同虎視鷹揚望之森森武庫學

者風靡固其雄也大復起而分路抗旌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雖嘗貽書辨論不相下而卒以相成至今稱何李當時又有高子業與空同並居汴中倡和希闊獨爲清踈閒遠之作視大復稍亞抑亦振古之士不隨人踵者也昔人目謝詩初日芙蓉自然可愛余謂惟大復不媿此語及其深蔚警健未嘗不泉涌而山立嘗考其世當劉瑾用事時大復官中書舍人名藉甚亟謝病歸瑾誅薦起復以中書入直内閣掌制慷慨上封事指斥宦

官貴倖聞者咋舌幸而不及於難其憂時抗節厭進喜退可謂獨立不滓者矣年未四十卓然成一書埀後有得乎風人之指其或孱而稍懈於古葢多少作向使及空同之年手自編定其伯仲更不知何等至其所謂詩弱於陶文亡於韓錢東澗嘗力辨其非葢文人矯枉過當有為而言也長真既盛推其文而兹集又專行其詩其故何與余嘗涉河洛登嵩高將求大復之故里而憑弔其遺風以距大梁遠不獲至聊序其集以致余尚友

之懷要其詩之定論久矣

重刻陳蝶庵先生詩序

郡太守於漢為最重其時辟官屬典兵刑境以內太守得專制然所謂良二千石者不在武健嚴酷而在撫柔其民也近世吏道多雜專務擊斷以浚民生民困滋甚有能稍稍休息治以寬大簡易之風者如去霜雪而挾重纊如出湯鑊而濯以清泠也矧其文采風流有不盡於吏事者與吾寧郡當順治酉戌間

國家新定江南四郊多壘東討賊而西獻俘郡中騷然多事吏或捕民為賊戮其人漁其所有可恣所欲為而西蜀陳公蝶庵先生以名進士來守是郡釋不忍問訟獄哀息閒置酒引賔客痛飲北樓為長夜之驩或謂公沈湎不事事或曰公殆有不平於中託酒佯狂依隱以玩世者然賦詩喜客若忘其官與左司之守蘇坡公之守杭畧相似或勸其稍積官槖公咄曰我抱書數千卷足矣安問錢為未幾去官客死於蕪江今二十餘年而

脩子貧落舊所刻書籍散亾求之於蜀皆無有先生之風流幾盡矣更數十年後將誰復知先生者今菊水張君謫仕郡幕乃蒐得其詩而版行之張君益公之邑人閭巷相接其舅氏朗仙又公之甥也用是相與校讎刪輯以存十一其用心良厚矣公為詩援筆立書竒詭間出雜以滑稽不肯繩墨古人丙戌秋余初濫鄉舉嘗以詩謁公公出所著史記學風輪等書見屬以余為賞音而宦游吾郡以詩名者故無如謝宣城李供奉公酒酣

時客舉謝李以況公公笑而不答葢其跌宕自負類如此今遺詩既刻余叙其平生以髣髴其為人若其詩則已見於集矣

學餘堂文集卷三

學餘堂文集卷四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詩文序

灌研齋集序

司馬李先生古文雜著數百篇藏之不示人次君孝廉維饒懼久而軼也刻行於世是為灌研齋集記曰君子行有枝葉言無枝葉非獨尚質也葢不徒以文也先生

之文以其鄉歐陽公為法不務棘其辭而紆徐條達讀之使人欣感可謂懷文抱質者矣當王文成撫虔時以道學鳴江西吉州士大夫稱最盛先生曾大父株山公嘗與羅念庵王龍溪諸公往返論學及先生以鄒忠介公為之師忠肅公為從大父所為切劘於學者積有歲年又自行人銓曹以躋九列與名公卿交游議論相上下先朝之掌故四方之山川風物前賢故老之嘉言善行多目記而心識之余講學青原白鷺間先生至自南

州辨論折衷慨然謂先賢盛事賴今以不絶嗚呼道之中㝷久矣余何敢望前賢得一二薦紳先生老成負偉望者為之稱引舊聞使後生小子相與歎興不可謂無助而是時吉水彫弊土滿賦逋為長吏病先生以父母之國求所為安全者以百計往往言之齎咨涕洟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先生雅愛山水既高臥不出則治小園於宅之西偏與朱夫人賦詩相屬次君孝廉又善文辭不出户庭而有巖壑之觀近在房幃而兼師友

之樂先生以是全其天矣宜其言之優優而自適與余數過園亭為永日之遊輒援筆而序之先是嘗得古研如黄玉識者寶之以為灉英廟瓦故以名齋其詩有石園集及與夫人倡和者另為集若干卷

熊少司馬遺集序

司馬熊公雪堂先生即世之明年余以事至南州入弔而哭之長君芉僧季春卿屬叙先生遺集已具舟東下二君追予滸次復以為言余病不能作既别卧舟中數

日竊自念曰生而敬之歿而哀之獨無辭以附其遺文如生死義何先生自少以才鳴於時所為古今文章自簪纓及縫掖無論識不識皆能道其姓字其撰著頗汗漫三四年前悉畀陳子伯璣删次為大集剞劂以傳自是之後觀其意稍倦於文筆矣而世之慕悅先生者爭欲得其一言彊之不已故卒不能辭多於頌美之外寓戞時憫俗之懷至其單詞短語風藴清遠往往可誦自先生視之要皆其餘也先生起家縣令為銓司不數轉

游歷少宰官不為不達通籍貴人日候於馬首希望顔色者疊跡競進而自處踽踽若不能安其身引疾家居臥將十年不為起久之徵拜少司馬部牒敦促再四始力疾行至京師不朞月復乞骸骨歸嘗語余曰吾拙且老矣厠足公卿大僚間自顧濶迂多不可人意筋力不任走趨實不敢塞賢者路非薄官也家南州郭外憑江構綠波樓坐對西山以詩書為朝夕意所恱可手自疏錄小楷如毫髮一日多或十餘紙終其身不作一草書

葢先生之勇退而好學如此余故拙宦善病先生過許
為賢及歸自湖西留連贈答不能已今先生之詩在篋
而其人往矣能不悲哉

江雁草序

古未有以詩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譏其言
真而核詩兼比興其風婉以長故詩人連類託物之篇
不及記言記事之備傳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然作史之
難也以孔子事筆削其於知我罪我葢惴惴焉昌黎為

唐文臣起衰救至言史官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引左丘明司馬遷及崔浩魏收等為戒予厚深非之往復辨難不相下史之難如此詩人則不然散為風謠采之太師田夫野婦可稱咏其王后卿大夫微詞設諷或泣或歌憂憤之言寄之悵楚故宮之感見乎黍離吉甫以清風自稱孟子以寺人表見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用有大於史者風騷而降流為淫麗詩教浸衰杜子美轉徙亂離之間凡天下人物事變無一不見於詩故宋人

目以詩史雖有識其學究者要未可槩非也至於胸中欝悒侘傺卷舌不敢盡言既言而不敢盡存若以為飄風驟雨之颯然過而不留也斯其志抑巳苦矣予未獲見少宰熊公客武林從陳子伯璣得江雁草並少宰自定其平生之作歲存數篇釐而成冊其時其地其事其人皆可以指數有史之遺意焉而幽憂抱痾屢疏乞骸骨堅卧不起徘側嘯咏無可端倪其古風人之旨耶然先生之自序比於空江雁影須史都盡嗟乎是其心可

盡也哉

陳徵君士業文集序

豫章稱文詞家甚衆其尤工而未遇者吾愛徵君陳士業萬茂先徐巨源數人自少時已聞其姓名而讀其文矣及官湖西茂先巨源已死惟士業先生獨存與之交三載而士業又死予哭之哀惜斯人之難得易失僅存而又亡也嗟乎徵君余尚忍叙其文哉文者道之見於言者也本之茂者其華盛學之勝者其言富近世淫靡

於文浸刺謬乎道德或擬議剽割心知其然而言不能
盡吐無磅礴汗漫之勢者學未足氣未充也士業之為
文不務詭奇不佚蒐討修飭而油然沛然敷陳畧盡葢
嘗以賢良徵於朝謂宜珥筆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卒不
大用以州縣免歸其學不究於時率見之文章所為忠
正發憤道賢臣義士之行嘯呼歌泣若草木之於春勾
萌畢達若淒風驟雨之於秋冬窌窱喑嗚而不能已非
其有本者然邪天下以文人目士業而士業之志若不

肯僅以文人名此其所為慷慨而不平也往過予臨江晝接賓客夜屬文燭跋而就竊怪其敏給又酷嗜余文余間以文相可否則謂文以載道而氣行乎其中如黄河怒流破山走石而莫能禦也豈必句繩字削哉其立論如此欲以序吾文予亦許為其序會有文字戒輟不即為使知其止於是也予兩人亦何憚不言哉始予發南州而北士業病數月矣執手恐不復見比予還而其病已亟扶杖出拜訣且屬以其遺書越三日死矣嗟夫

徵君之書即無待予言予又烏能已也

邢孟貞宛遊草序

往余癸未春讀孟貞詩慕之過石湖與之遊巳孟貞兩過宛陵必造余雙溪信宿甚驩孟貞貧故抗直其論詩不善媚人余獨心是之故樂爲余言且以告顧子與治曰施子真詩人也又數年余交與治甚驩孟貞老益躑躅旅食白門余間從與治所一立談輒别去鬱鬱不自得今年冬余讀禮家居貽書招孟貞與治遲十許日與

治以事不果孟貞獨棹小艇至則㝠鬢皤然幾不相識又胛病不能强匕箸惟噉糜高臥客至則舉手如是者彌月余亦患寒嗽喘息益急輒相對無一語嗟乎余交孟貞十年握手不數四而孟貞已老病世嘗謂詩人少達而多窮不知其易散而難聚幸而聚焉必有一二人不能俱又且使之憔悴呻吟跼蹐無一日懽何天之窮詩人者如不我克也然主客既病門庭閴如間苦吟出數語一時同志者屬而和之用相娛樂孟貞之疾其庶

有廖乎遂命刻之為宛遊詩集

邢孟貞詩序

吾友邢孟貞卒既哭以詩又為文祭其墓皆悲孟貞以窮死而悼其書未傳於世葢將身任剞劂焉此故余與孟貞平生之言也及抵石城晤杜子于皇顧子與治語及孟貞輒愀愴已而擊節稱快言倉曹范正解俸板其詩既成逾年陳子伯璣又板其所遺者若干篇論次尤鑿鑿自石城貽書歷下曰君雅善孟貞盍序之余發書

流落倉曹平生不識孟貞其義至高陳子布衣倦游無所依顧篤好孟貞惟恐其一言之不傳於世陳子之於朋友何如哉揚雄著太元時人無知者獨桓譚歎為必傳曰使後世復有子雲必好其書唐之詩人子美蓋代身没近百年其集始盛行今孟貞死未踰年江左之士識與不識皆能誦其詩又有如范正陳伯璣者集而傳之豈不真知己哉孟貞生於石湖為諸生數年斥去逆力於詩身既無用拾湖中菱芡菰米不自給嘗旅食吳

門南遊甌越轉徙金陵北固之間吟咏益苦故未老而髮白齒豁至死不輟筆其為詩以陶汰為工以沖淡為則以悅惻悲涼為致其企而之峻潔也若病暍者之思清冷其厭穠縟而引避也若見羸豕之負塗泥而紈袖之蒙糞土也故其詩清越無纖埃人病之為郊寒島瘦不恤也覩其所長則既與錢左司劉隨州伯仲矣孟貞嘗謂余曰剗盡今人面皮斯成古人讀其集信然是役也校讎者于皇與治伯璣皆孟貞之論詩莫逆者也

宋荔裳北寺草序

有地之幽憂困辱不可一朝居者卒然以非分見罹此庸人之委頓志士之不平而達人之開導智慮者也地之幽憂困辱不可一朝居者莫若縲絏而文王之演易鄒陽之上書司馬子長之史記於是焉出昔人所嘗稱述不具論即明興近事如李夢陽之三下吏盧柟之抵罪徐渭之械繫亦其亞也古今雖不侔皆能粲然以文辭自表暴若天之啟其衷而故幽憂之困辱之以發其

不平而若人者身當其時跼天蹐地旁皇悲吟泣數行下及其事後脫然痛定晏處之日覆覽其蒙難之作未嘗不欲泣且歌慷慨大嘯呼以為平生不及也然則非幽憂困辱之僨且久而終其身躭豢逸豫蔽聰塞慮以泯然與鹿豕草芥同盡可不悲哉自吾好為詩通籍而求當世搢紳同輩得一人焉曰宋荔裳既讀其集數卷慕悅之不得見會入直西曹見荔裳非所大嗟異遂定交闌墻間因怪才人蒙難或矜氣迕俗如嵇康或怨望

失節不軌如范睢靈運其見收固宜茘裳恂恂儒者身曲謹下人文字交遊滿天下而以一亡命蜚語陷不測之網坐縶踰年度其喪志失業侘傺難告語今觀獄中諸咏何其瑮而雅怨而不怒也賴天子聖明慈惠諸法司明允其事本末得白而余適奉使粤西相與賦詩别因論次之以附古君子幽憂困辱之列俾有道者覽焉

程周量詩序

余少喜文詞為古詩歌聞天下之善是者求之惟恐後自官京師以遊四方所交殆遍非徒其詞之癖也益將與賢豪者游而最後得程君周量周量相值南州遂同登嘯滕王閣後數年會於濟北雪深尺許劇飲過夜半賦詩贈答交相勸勉有古風人之旨知其人篤實君子也今年予在都下故人曹君顧庵宋君荔裳王君西樵阮亭沈君繹堂相與連日夜為文酒歡是時周量官兵部職方郎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

踔奮偉熊熊有光燄時以謂職方要地伺候者疊跡而
周量愼嚬笑拒干請皭然無毫髮私所嗜唯詩古文詞
先是官比部與阮亭同舍會齋宿郎署執卷論詩燭屢
跋不止旁吏皆私語曰兩公貴人也何刺刺如書生為
客有挾一藝以來者輒為稱引去則解裘衣之資其行
李予甞歎文章為道德之餘而近世驕吝成習文人相
輕遂為篤論其人又類多跌宕不護細行今覩周量之
為人如此不獨其詩可貴重而又勤懇自下屬所知為

詮定且曰吾所與游衆矣如子之直諒殆不一二人爲
我序海日堂集顧毋過許也昔陳思之才不肯定敬禮
之文余之不足取裁也審矣夫海涵渟百川沐日浴月
走蛟龍而羅珍怪風雨雷霆象緯皆出其中而海固無
爲也惟其器大以深故無不并包夫日浴於暘谷升於
扶桑光采萬變而終古長新者是孰使之然哉君子之
學大而有本積久而有耀其道一也周量家南海其有
見於斯邪始周量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宫入禁苑忌

者摭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周量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為詩文以行遠或語及前事謝曰吾嚮者之文誠不足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則周量之所蓄又可知矣

曹氏一家言序

澹齋先生出守新安之五年自輯其詩歌文辭合其三子之作為曹氏一家言移書余曰吾疲於官而寄興於此也葢將老焉余謂先生起家翰林天固以文人待之

先生非獨以文辭見者也到郡之日修紫陽天都兩書院刻朱子小學數與賓僚士大夫講學歌詩而郡以無事余嘗叙其新都近草文章政事畧著於篇漢史稱良牧以經術飾吏治竊謂先生不愧斯語其子靖遠賓及冲谷油油然孝友也每有賦詠三人遞奏塤篪協而金石鳴也昔張載兄弟稱三張陸恵曉之子稱三陸以今視昔殆相伯仲而先生之為詩文不事鉤棘撚髯槃礴揮翰成風有足樂者徽故大郡也古稱膏腴地兵興以

來素封巨賈皆挾貲走四方闤闠空虛村落彫敝而實去名存供億支吾吏嘗救過不給復何文墨之暇為而公於是時張弛文武修舉缺墜常殲獒䬳諸山數十年逋誅之寇為未雨綢繆之計可謂勞矣又能從容寬綽與三子肆力於文辭豈不遠出於人哉夫家挾猗頓之富不若藏名山之書歲有九遷之官不如成一家之言予桓氏之論文也以為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文章為不朽盛事傳之無窮而人多不彊力忽焉與萬

物遷化誠爲大痛士大夫能自樹立以庶幾傳遠而無爲子桓所痛則亦豪矣復何外物之足動其心哉

沈鏡天詩序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昚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易盡鍾伯敬謂其高自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疑其言近隘非昚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厲風騷即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刻削太盡哉或作者篇什頗富選者鈌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

失守或盜發其簏篋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眘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崔信明生平苦吟蓄有衆篇鄭世翼遇之江中索覽未終投諸水而去余嘗恨其妬才忤物然世翼卒坐怨謗流死嶲州不傳其詩信明雖見摧抑其詩尚有存者至楓落吳江冷則人人傳誦之想見其餘惡在其多為也沈子鏡天閉戶寡交游雅以詩自名少時湯司成霍林以通家子目異之已

而序具詩多見稱賞擾攘諸生中數十年遭罹兵燹所著詩詞皆散軼意頗怏怏令收葺成一編曰捜餘數過余問序余惟司成之序詳矣讀是詩者惟致憾於兵燹之散軼耳序何以加焉然兵亂以來揭竿之子以書籍為鎧甲且爇為薪吾邑先達舊家所撰著諸書寫本皆為煨燼其不得如沈子之存什一者衆矣且視崔信明所傳孰多邪序以復之亦猶慶斯集之不終軼也

馬季房詩序

於乎世之善詩而不傳者衆矣布衣苦吟不得志而死身名俱没尤可愍焉然名公鉅卿著書滿牀旋踵消滅或反不如布衣之聲施者葢不可勝數也以予所聞焉生季房廬陵之詩人也郡乘軼其姓名予詢之故老得遺稿於其子天善吉水施偉長尤亟稱季房詩手寫百餘篇雖播遷楚粵出入蠻馬間未嘗不齎以自隨視其家所藏本增十之三四大抵清和秀善有吴越間風味五言古體上窺三謝髣髴其遺音如幽巖瘦石泉聲潺

潺芳草芊眠足人留賞嘗見劉殿撰孝則錦鱗集多與馬生往還詩極相推許又嘗屬侍御邢公物色徵辟及邢按部堅臥不見孝則高其行誼卒之日特為表其墓以是益知其詩可貴也吉州兵火洊至諸先達文字蕩然而所謂城西馬生者猶存遺草為之檃括刮磨拔其菁英而其風流自此遠矣於乎馬生一布衣老死耳平生知已貴人相繼零落莫恤其子孫所遺殘篇賸墨狼藉莫為愛惜亦豈知數十年後忽有江左施子為之摩

娑終日留連三歎者乎孝則與季房酷愛金牛泉甞月夜擕鐺煑茗論詩欲構品泉亭其上卒不果予癸卯冬濬泉作亭鑱石為記而未獲聞其語恨記中不及載今得其詩讀之如揖季房於亭中而與之言也彼雲月之夜江楓沙鷺之間若有人焉幅巾野服戞然而長嘯者非馬生也與非馬生也與

楚村詩集序

卯子慎清司法撫州之二年板其先人海石先生詩來

問序以予知海石最舊也嗟乎海石棄人間七年矣憶其敦樸修謹恂恂君子人也今讀楚村集又如有物磊磊喉舌間嚼齧不下其自稱曰文嘗愛聱牙詩不喜選體殆睥睨古今不肯與世儒文士相浮沉然則予向之知海石皮相耳烏足以盡海石哉孟子言誦詩讀書不可不知其人夫達者多懽詞悲者饒苦調俊邁者流逸而多風靜深者高寒而孤寄任真自得者淡泊而容與窮高極遠包舉衆家者渟涵怪幻風雨鬼神雜出而萬

變陏韋王孟李杜韓退之孟東野及蘇子瞻諸集皆望而可辨其人者也海石外無崖犄之行中懷磊砢之姿其發之詩歌艱倔廉厲使人隱然不可測者何哉詩為性情之物而近世以之徇人雖復屬詞綴韻類古作者終與畫龍刻鵠等耳海石少壯崛立有盛名使及其年馳驟當世其才美必有所著見既已偃蹇不售屈跡廣文彈琴咏歌殆將老焉會臺使推薦擢為高要令其邑盖予之所舊遊山水清妙為作詩贈其行而海石歎曰

吾老矣安事躑躅嶺嶠為遂引疾不赴是其負氣岸然豈復有尺組斗粟之營營哉士以氣為主氣勝而其言從之此海石之所為去人遠也

張虎别詩序

往在京師諳周給諫伯衡其詩中數及張虎别指謂余曰南隣君子人也習嬾不即見心識其姓字後十年虎别分廵湖西而余為分守到官之日虎别述職北首相見舟中明年南還又以裁官當去握手相勞苦未暇言

詩會公事聨舟行數日見余詩輒和出所贈羅安成歸閩諸篇觸事屬情悠然可誦因語虎別故久於此者何良賈之善藏也於是始出其生平之作屬余定之且謂少年盛氣喜事㸔多涉獵年長摧頽作不勝輟嘗南遊武林湖上丘壑窮搜極覽西登華嶽之巔見太乙諸山如髻黄河如杯自幸此生壯遊篇什稍多中更世故無同調者又往往而廢今得見詩人意動不可已又將別去固不恨去官而重別我良友為我叙之以識吾兩人

之雅終不敢輕示人虎别又善琴而口不言壁有囊琴強為我鼔其音泠泠然余既見虎别歲餘始得其槩若此則余之知虎别亦末矣而其詩清真簡遠如倚孤松憑蒼崖與高人衲子坐語聞殘鐘幽澗之聲出林間也君殆以自怡不求人知余復區區於此者亦歎知君之晩别去之速為恨也

西江游草序

桐城方爾止以詩名三十年而别余不相見者垂二十

年始一聚於秦淮酒樓酒罷復别去至是有西江之遊所適皆賢主人歲暮歸自贛過臨江留十餘日出所為西江遊草屬序予受而讀之匪獨其詩工也西江之時地人事槩見於斯矣夫時有古今風有正變體雖則古言必由衷近之論詩者惟尚聲調噌吰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圖經勝蹟綴輯為工稍涉情語訾以降格於是前可移後甲可贈乙邪郭雖雄中實弊陋譬猶村童觀劇但取華冠彩服摐金撾鼓作轟雷裂石之聲目為上

調而賞音之士如吳越間善歌者於江清月白羣籟俱靜時哀絲細管按拍成聲或疾或徐哀樂涕笑各極聽之者不自知其所由然是之謂能移人情爾止為詩多主此論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輿會所屬衝口成篇故其詩欵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痕而豫章當凋瘵之餘師行絡繹供億煩苦故憫時事則愀愴傷心敘羈愁則欝紆永歎登臨則望古而悽惻交遊則慕義而纏緜後之覯者必有感於斯

言予尤怪世人多薄視香山而爾止酷好之輒以爲爾止病今試取香山詩沈吟三復清真坦率飄然欲仙即其雜文短記杼軸巳懷寫目流連愁疾自解不煩藥石豈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爲耳食者言也爾止有瞢山全集數十卷此後每歳出遊詩必成帙故有北遊魯遊諸刻予特叙其西江遊草云

王山長集序

海以内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

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
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𢿱千百人若出一
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間有負
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
其拂欝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
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為人也博涉羣籍卓
犖自負不隨俗俛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游山水
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

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茍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伎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顛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為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為人也如此嘗與予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為故其為詩古文也多自成杼柚不假繩削朝朓於朓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為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

衆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刀刀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堙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為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洸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歳釋褐浮沈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為不得志也

顧赤方詩序

詩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學所能至而非空疏不學者所能倖也夫詩之為道大矣惟雄才大力博物閎覽之人然後能振奮自拔於儕俗中韓愈氏稱氣猶水也言浮物也水之積者厚則為江為河蛟龍鱗介之屬出没其中莫窺其涯涘氣之積者厚則大言小言瓌異變化激為雷霆風雨之狀駭聽惑視不可方物故茍其未至雖賁育之勇無所施力及其已至則安坐拱手舉泰山如鴻毛覆滄海如杯水其所積者然也余始閲顧

赤方而未識其人一日自楚蘄抱其詩直詣門曰非公誰序者余特異之與之見忼爽駘蕩其書累寸未易卒業簿書稍閒則又時取讀之益信乎其可以豪矣夫詩之有出於人必其不盡於詩者也其人之不盡於詩者其詩又無乎不盡者也顧子樂府五七言古體排律恢博雄悍上之原本李杜下之長吉樂天義山以及子瞻放翁旁見側出無所不有往往於時人近事一言一笑刻畫如生嘗飲酣四顧振衣昂首自謂不讓古人客或

詫以為狂及其遣興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頓挫激昂不假琢磨雖號稱工詩者見其便給又喑啞叱咤未嘗不驚其言若河漢也赤方機警性成今總憲龔公嘗識之總角中既長益博覽强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無不流覽勤蒐以贍其才力故其詩如此有駭其太肆而未純者赤方則掉頭不顧曰君知言哉予姑為楚歌放言洸洋以適吾志焉

學餘堂文集卷四

學餘堂文集卷五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詩文序

閩粤使集序

人臣奉命馳萬里職也躑躅險阻犯風濤蒙煙霧寢處峒箐兵草之間而行足以格鬼神無隕越者誠也所過山川風物謠俗憑軒載筆書而志之以歌以詠宣主德

而達民風愀愴慷慨博麗離奇者才也三者備可以使矣東武馮君殿公行誼文詞為齊魯鉅公推重官大行人三年再奉使自燕而閩而粵地皆嶮遠方用兵旋使旋反各紀其役君子是以知殿公之可以使也三者備矣予未得閩遊而嘗使西粵殿公將之粵過余問道索使粵紀行為賦詩別且告之曰楚衡嶽最大粵七星巖最奇皆以雨不果遊心甚恨之君勿失今覩殿公之不果遊也亦以雨有類予者然余在桂林會兵變刃交於

䁥賴天子之靈徒步間關幸脫虎口而殿公僅戒心於洞庭風浪之夕且余自楚溯粤迫不敢休後又以間道歸故衡永之勝皆失之咫尺而殿公返棹之暇得縱觀於梧溪鈷鉧雁峰石鼓之奇發為詩文之光怪其過余遠甚夫人之耳目見其所未歷則才智於是乎生殿公家海岱出入神明之廬驅車閩粤險遠用兵之地往復萬里無愆期忠信格山川文詞響金石足以豪矣以視夫身

處簿書案牘間跼蹐焦勞精涸形憊而事有以重挫其志言不敢寫其心者其相去必有辨吾是以序之葢不以疇昔之崎嶇險難為苦而竊追憶之以為樂也

蜀道詩序

海内詞學之友聚則相朝夕别則音驛不絶未有若王戸部阮亭先生者其才筆雋拔又喜錄人詩對客嗟誦康熙辛亥夏余客京師出遊嵩洛阮亭與伯子西樵諸公合為詩祖帳國門又歲餘阮亭主四川省試手錄蜀

道詩數十篇屬余題其首余往聞蜀客言彼中山川飛
魂悚骨毋俟覃思研練畧書即目便爾瓌奇竊謂不然
夫以白傅之才輟翰巫山蜀固未易詩也且范至能陸
務觀出入蜀記以二子宦遊所至弭節策杖累日經旬
故采錄畧具今阮亭以文字之役銜王命赴期戴星夙
駕度其道路經涉車無輟軌而探幽索異悉著於篇豈
不一時盛事哉蜀自王襃揚雄司馬相如蘇氏父子諸
人擅恢麗博奥之才鷹揚中土文存簡冊而杜子美以

羇旅轉徙之客作為詩歌顧使巴蜀川巖形見勢出後之好事者磨巖鑱石照耀無垠殆自蠶叢開國以來所僅有昔人以湘江為三閭湯沐邑由此言之則蜀之錦江巫峽所在皆杜氏湯沐地也嚮使工部安居朝省即坐致卿相奚以致是然則阮亭之使蜀其所得亦已多矣古之據有蜀土者號稱天險率負固不賓近歸版圖二十年兵革之餘風物彫瘁山川陳迹大半湮亡阮亭俯仰遲回益若有隱憂焉未二年而難作古之使者軒

輶採風以知治亂詩人豈徒然哉初萊陽宋荔裳以觀察入蜀余嘗寓書恨不得一往而今老矣蜀又阻兵固知其不能遊也於蜀道集見之矣

定力堂詩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為與世浮沈不自豎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予讀之慢然信韓子之奇於文也學者拘常襲陋膚附而踵隨求一語突出不可得且謂君子之立言固如是其坦白也信如是說則是

麒麟鳳凰不必稱瑞於世而黄茅白葦彌望無際皆可目為琪樹之林矣胡子國堂讀書好奇偉一詩成輒俯眎其儕輩顧獨以予為知言介吾友徐青溪屬為論序出其所作則誠耽竒逐異勇自豎立不肯與世浮沈者也予驚而告之曰子不屑與時人伍必將求合乎古人自漢魏以來能言之家别流同原互相祖述唐以之取士千人一律幾同帖括於是李杜諸大家而外昌黎之崛奥長吉之詭竒閬仙東野之巉削幽寒皆於唐人淹

熟中另為别調以孤行者也夫惟充乎其内不徒務異其詞故其盤空鑿險風雨鬼神百出而不可殫究久之漸老漸熟漸歸平淡如策騏驥於千仞之岡蟻封百折而徐放乎康莊也予其求為後世之傳而毋憚為一時所怪則韓子之説信矣胡子曰固吾志也予益好奇不逮者嘉胡子之不茍同人也故次其語為序

房樞部文集序

天下日競於文而文益敝其患非徒在文章也唐虞去

上古未遠其人渾渾爾書辭質簡非後世史家言天下稱文明為獨盛三王相嬗制作閎備星陳而霞爛文治已極聖人之書既具而諸子百家旁見駢出皆自命為作者之聖由是莠言繁興天下奸回猾亂簡冊不可勝書而變亦無所不底於極吾夫子刪正詩書筆削春秋以坊天下後世不啻摧陷廓清而中古淳茂之風卒不可復何者文極而敝固其所也敝極則變變極則反其本葢不俟筮貴而憗乎其有憂矣浸淫至戰國不已卒

名嬴秦焚書之禍於乎向使孔孟生今日見今世之文人其憂歎何如也夫立言為不朽謂其祖經禰傳以載道而牖民也假令騷賦詩文徒取雕繪浮言曲說是非甘謬於聖人鞶帨雖工即土苴之弗若矣樞部房君慎菴出其文若干首大抵正學術關人心坦然洞達之言杼軸一出於已所謂修辭立誠其言有物者邪始樞部宰豐城治行第一到今輿頌不衰夫蓄之為德發之為言施之為政一也漢儒崇尚經學史氏或稱以文章飾

吏治謂之為飾有道者陋之君子理義積中言無緣飾若植根而木華若掘地而泉涌若田夫野叟之量雨暘話桑麻也吾論文如是樞部曰然故書之或曰沾沾其文非樞部意也自其先公貞靖先生既有所受矣

趙五絃詩序

丈夫生而讀書負志略屈首牖下欝欝不得一騁如莫邪之劍弢刃未試常嗚嗚鞘中及驅馳既勸能已少㬥於天下而志大塗艱終不得究用所謂孔融魯國男子

便當拂衣去矣吾友趙君五紘守慶遠不期月輒移疾歸豈徒以其地荒惡不可理耶五紘嘗司刑兗州強果明辨遇事無難色或大獄連數十百人推勘累歲以屬君則燭照刃解巡按御史為之倚重累疏薦其才當入為京朝官會格他例不行遷南安郡丞督府以下諸大吏皆優重之如在兗時以其才何施不可況太守得專制一方邪然觀其在郡之作多咨嗟跼蹐悄然以憂既謝免家居南登京峴北眺淮海其神逌王其詩愈雄健

而鬱蒼殆以棄官為樂者往嘗喜讀香山放翁諸家近則專意杜陵舉舊刻十餘種將彙而删之存其五六余適過刋江相見賀無恙執其手曰君故有元龍湖海氣令尚咄咄逼人其能從田間人遊邪五絃笑不言徐謝曰君姑序吾詩嗟乎詩固不足以盡五絃也故畧論其人之梗槩焉

梁園詩集序

予往序人詩大抵能近乎古人者輒亟稱之讀許子天

王詩則大異許子曰今天下桀桀學唐而似馬者也規規馬尋聲肖影側足學步非前人所嘗道過則逡巡不敢吐一字故出其所作若古人所已作焉讀其作未竟若我所已讀竟焉以是為學古又奚以為夫善學古者在得古人之法神而明之出以己意不在乎膚立而毛附故穿抉奇造險毋蹈常襲故及其進之又久以絢爛為平淡可安步而至也坐客駭其言不敢應予曰許子言是也陸機不云乎雖杼軸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韓

昌黎惟陳言之務去戛戛其難之古之能言者皆滌腸抉髓而出故其言能發光怪但不可為堅僻者藉口許子之詩氣雄力厚如巉巖猛虎凜乎其不可攀森然其不可犯君子覯其言即其平生之魁壘博肆亦可槩見矣客皆唯唯以予為知言遂與之酌酒進觥大醉别去

汪舟次詩序

往歲丁未在豫章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甚樂也已汪子又獨遊匡廬集其往來登覽贈訓之詩若

干首屬余序論讀之累日洋洋若無盡是可憚也近世之稱詩日盛立名益難嘗見前輩言隆萬之間學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他文辭則或以為廢業比其志得意滿稍涉聲律餘力所成無復撿括有能奮自振拔深好而力學者則人爭睹異今士大夫多窮愁比户聲詩下邑僻壤不乏一二人夫習之者衆則其業易工易工則人望難厭坐客皆避其言余竊以為今之時固獨難然自古能言諸家雖挾尤異之才未有不閎覽専思終身

肆力而能特立不朽於後世者也余少嘗有志斯事中年病耗荒忽意有所得不急書則失之故多率意成篇而汪子同遊西山時紀其所見窮幽極眇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纂聚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擅文章者則閉户不出閒有所作惟與孫焦穫吳野人輩相可否譬有美玉治之以良工磨之以歲月求其光氣掩覆不可得也古之讀書將以嚮學今人作詩或不暇讀書汪子之所為乃

大異故其詩日進而方張夫揚其波弗忘乎其源循其塗弗知其所止君子之於道亦如是矣

適餘堂詩序

必不得已而後言其言於是乎至古之詩人皆然而得之行役羇旅者為多其身閒其地遠其時淹久旣積其窮苦憔悴之懷又歷乎荒厓大谷雲物蟲鳥之變或震蕩之以兵革凄迷之以風雨出其所言使人往復而驚歎所謂有觸而鳴者也陳子元水吳人也而家豫章遭

亂家破孑身窮老不得歸往往以詩自慰藉又能書法兼篆隷其為人也愽雅好古抽之不窮與之久而不厭以此遊士大夫稱其詩者日衆趙韞退大參嘗叙述之以傳謂其晚年詩益進崎嶇憂患有少陵夔州子厚永州之遺而陳子更請予論其詩予無以加也大抵早嵗多山水遊讌之篇中更亂離樂往悲來咿嚶吽嘯往往哀激其境窮者風變其思苦者曲工陳子既以其不得已者託之於詩士大夫又樂道而與之遊宜其老不輟

吟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鄉者豫章之去吳門乘迅風不旬日至耳豫章之服食居處玩好又率不類吳今陳子年且六十買妾生子將老於此鄉其有愛於匡廬劍水之間樂而忘返耶抑三吳彫弊田廬蕩然雖歸亦容邪異日東下章江當繫舟取酒數斗醉陳子而問之聊叙其槩如此

吳舫翁集序

文之傳後者以道存也近世文與道二葢自有宋諸儒

來矣以其湛深性學不沾沾小言故別創為語錄後之工文者若惟恐其涴也相戒不敢涉一語文之所以日靡也令使司馬揚班之儔與濂洛諸賢絜轡比跡其輕重必有辨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誠之不存辭於何有吳子舫翁之有作也其志亦將以明道具為文浩乎不可禦纚纚焉曼衍而無窮少為安成名士明末自髡為僧嘗從青原藥禪師游余講學青原又來堅坐累日藥公語余曰舫翁嘐嘐道古狂者也故

於道近夫藥公非僧也卒以僧老其於儒言儒行無須臾忘也舫翁迹涸僧而儒言儒行未之或改也二人者其皆有託而逃邪士之望道卻步者利欲汩其中世網牽乎外二者交屏而專嗜守愚從事於聖人之學吾知力穡之必有獲也吳子詩文操紙筆立成往遊闕里登泰岱尋孔子聞韶處望古賦詠有聞韶集既又裒次其生平撰著固請曰雲非敢以文鳴也先高祖質直翁年近百與東廓鄒文莊公劉三五先生友善講明慎獨之

旨以授先曾祖桐川翁先祖問學於徵君劉瀘瀟先生多所推擴先君佩韋老人又受之皆不言而躬行布衣累世不大顯於時雲私識之不敢忘今集中所論著夫亦有所受也吳子飛文騁翰既惟其祖德是述又言今姑熟太守竹菴公為同邑三五先生之裔往往思紹述其舊聞余對之太息憶昔修復吉州講會環聽者近千人或至泣下媿余學闇塞不足張文成盛事然益歎文成漸被之深而斯道之尚未墜也吳子亦終勉之矣子

瞻譏詆正叔數言之失洛蜀攸分前賢已有惜之者良知之致實本孔孟後懲學者之失見疑為異端卒使朱陸殊塗而騁喙於姚江也噫亦殆甚哉

曾子學陶詩序

古之詩人代相祖述人不相襲亦各具志也士各有志故言不茍同今有日屠人於市而口誦好生之書侈聲色極口體日夜聚斂而好為屛嗜絕欲之語有不聚喙非之者哉何也其人與言不相謀也陶公無意於詩後

世誦之者想見其人慕而效之蘇子瞻謫居惠州所和尤多近日詩人殆無不和陶者且掇輯為近體曰陶律陶絶磔裂無完膚而去陶益遠甚以其人無與於陶也慧遠作蓮社謝康樂求入以心雜不許獨許淵明飲酒然則有淵明之人即飲酒無礙於禪仕亦無礙於隱也而卒不以公田種秫易其東籬采菊者所謂素襟不可易也余舊有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今縻於升斗發視之輒内愧面赤而曾先生復以學陶詩屬序先生嘗官憲

副尋棄不用行游放歌澹然無悶葢庶幾近陶者矣請以質之陶公

斗山重九遊宴詩序

江山登望之美衆人濡首於宴樂君子遊息於高明將以宣欝通志因時尊和優游孔愉歌咏斯作其流風遺韻往往傳後世不衰右軍之於蘭亭山公之於習池是也嶶之郡以山為城介在重城之間出乎雉堞之上曰斗山厥象斗杓郡之人文於是攸屬崇閣丹亭廢而復

新令太守晉公力也公起家史館歷部曹出守是邦雅有勝情政舉時平山盜偃息閒與客登臨引酌興屬成詩綴不停手盞已數倒接離於茲矣壬子九月予適在郡林葉改素清飈扇和公偕參僚集賓客始就山巔張幕野飲餚俎既列羽觴迅舉南見紫陽北望黄嶽西看練水東顧玉屏思紫桑采菊之時追參軍落帽之事其人已往其風猶在俯仰陳迹共為懽歎既而改席登亭歌吹雜奏筵罷星稀人各有作夫登高能賦大夫之才

也按圖牒考形勝修舊復古者賢長吏之事也高會良辰與衆偕樂歌以永懷者賢人君子之所為作也與此集者俯川巖而矚雲物無峴山泯滅戚戚之悲皆可書也郡故多文人以余同遊讌尤數故又屬之序云

王白虹詩序

觀人以言十得一二焉觀言以詩十得一二焉人盡乎其言言盡乎其詩而揭揭然自以詩鳴則其人亦僅矣詩三百篇中征夫遊女之作後世學士大夫研精殫思

或幾其一言不可得而昌黎之言曰餘事作詩人豈晞
詩易哉抑其所挾者大而有本與吾友王白虹葢不欲
視人以詩者也昔上書公車余見之侍御張雪封坐上
詞人畢集酒酣輒競論詩白虹退然若無與者既而私
與論𦘕𦘕詩高下則笑而不言摻其篋有詩數百篇舉
體清逸出入晉魏迄唐韋柳諸家而皆秘之不肯出予
在武林數與之遊間語及𦘕𦘕詩則又笑不言秘其詩
如故及將别飲我而醉曰君知我詩他日必序我是時

葢心許之白虹伉爽負氣不習軟媚貧時得錢不甚惜多與賢豪結懽其才如太阿之出匣於盤錯無所畏且以是為婾快焉既久不得志始摧抑為縣而興安又信之瘠邑也城中才數百家為之期月坐嘯無所事乞免官不許嘗抱膝瞋目曰作吏如此不可了吾詩乎於是稍出其槖中草授伯璣論次將以是自適焉讀其言多幽憂峭激類侘傺失志之人殆有未盡其才磊磈而不平於中者昔陶公為彭澤五十日千古稱陶彭澤閬仙

主長江簿至今稱賈長江官固不足重人亦何至為人累哉

閔子遊草序

詩以道性情其次言事物資贈答葢猶有四始六義之遺逮乎今則交遊酬酢之言居多雖世所號為負天下之望者適不免焉於是幽人畸士務放其竒於名山大川之間閔子賓連與吾同年李鏡月善往嘗識之南浦其偕鏡月入匡山凡熊羆所館虎豹所家靡不攀踐幽

險目記手疏傳諸好事尋又溯漢江登黃鶴樓抵岳陽而歸意之所感耳目之所及悉見於詩可謂勤甚夫旣才且勤其詩若雲蒸而泉涌彦和論文以隱秀士衡歸詩於麗則殆兼有之非得山川之助云爾哉閔子方壯而好遊異日渡黃河而北登岱宗太行華嶽諸山俯顧中原北抵關塞以發其胷中浩博蒼茫之氣吾驚其所造之靡涯也閔子嘗告我曰今天下多詩人余獨願為學人然則閔子葢有志於學者姑識而歸之

淡止園詩集序

內鄉菊谿許先生嘗爲京尹予方在比部與同舍郎趙君錦帆善趙君大梁人也因得盡交中州諸君子是時宗伯薛公行屋給諫張君譙明數相見而彭君禹峰自外至值之慈仁寺已乃得交菊谿先生皆一見傾洽遂爲文辭之游及先生按察江南余贈詩有曰鷹鸇今日事氷雪古人心先生輒起謝曰敢不佩良友之規以當韋弦且咨詢東南姦弊閒及金陵詞人耆舊疏其姓名

藏之至則讞獄平反之暇諸所知名多被容接歳餘罷
官閒居金陵益得與詞人游讌故其詩尤多先生嘗為
余言其鄉有菊潭周數百畝水清以甘沿潭皆叢菊故
自稱菊谿翁得歸老其涯足矣既歸三年而先生歿譙
明禹峯相繼殂逝中州舊遊殆盡矣而先生之仕無餘
財子孫雖賢力不能舉其喪益廉吏之不可為如此今
其孫王相走數千里槖其前後諸詩屬序而行之會予
有述職之役旦夕且發無暇為王相裝聊序先生之遺

集嗚呼予不序人詩數年矣於先生葢有不自已云

唐舍人耕塢集序

生同郡同時晚相懽而不數數論詩者余與唐舍人祖命先生是也舍人少壯得志時有盛名余方閉戸治經生業已舍人失職客遊余又繫官東西不相見及歸田而舍人年且七十執手曰近有板余詩者子不可無言余逡巡遜謝葢古人之序人者稱許無貲辭要視其人爲可受今之序者大異是余椎魯方蠢嘗戒作見在名

人序既以此為懲則雖舍人之可稱者亦握筆不敢下然未嘗忘於心今舍人既下世樞部房公慎菴乃刻其詩於乎舍人可謂得友矣舍人善書法喜交游賦詩斐然多逸藻每名士高會罷酒揮毫一扇作小楷數百字更索疊書坐客皆藏弆為樂明末都江南用詞學薦充舍人掌制誥而與用事諸權貴不合自引去遂終老山澤間嘗酒闌耳熱述先朝館閣及宮禁軼事多外廷所未知者使人傾聽忿欷所存讌游訓贈而外强半多小

雅離騷之遺其遭時鬰塞使然也舍人官踬而客久客
凡數十年所至為重客縞帶餽遺槖常滿而文酒徵逐
宅不省記歸視槖中空亦不問長子念祖負才而夭家
日以困匱今得一故人房樞部解俸經營將買田以老
而舍人死矣樞部不死其友為刻詩余不敢忘故人平
生之言故為之序

琴樓合稿序

錢唐胡子文漪與其婦張氏槎雲並能詩槎雲年二十

五死胡子神傷追刻其詩儷以巳作是為琴樓合稿論者皆悲槎雲以才夭余觀近代吳越閒女士稱詩不乏新聲麗製律之内則所垂班姬所誡或無取焉且夫男女之際難言之盤中詩好不聞伯玉和歌織錦詞工未見連波作答女之才者多不能必其夫至如夫婦皆才矣而卓氏有白頭之吟徐淑有人遐之嘆葢兩美難合薄命寡歡自古恨之若胡子之與槎雲可謂美合而相得無憾者矣槎雲乃遂早死余既惜其才又多其能修

婦德聞父病京邸剌血書禱詞已而訃至哀慟得疾逾年卒今讀其思歸哭父墓諸作藹然有足傷者昔歐陽公與謝進士景山交因為其女弟希孟序詩今槎雲故步青之女祖望之女弟也余嘗交二君湖上而胡子又從吾友毛君稚黄游以是不能辭然吾聞胡子繼室陸氏星浮亦喜詩工剌繡文未幾復夭何胡子之連有才配而皆溘以盡也

新安集序

歙與宣軫相接也士大夫時相往還而黄山界宣歙間道歙爲稍易余是以有歙州之遊郡使君冠五曹公甞接遇於京師矣見則甚懽出其詩二集楚游詩騷激澹宕髣髴有楚風新安諸作登高睇遠行役在涂勞人感觸之言中多閒遠公始以進士讀中秘書遷比部郎論文三楚泝大江登黄鶴樓文采奕奕爲時名人其出守於徽也郡在萬山當兵興彫敝之餘公私旁午左右支撑歲又洊饑山盜伏莽公摩拊爬梳摧牙拆櫱又出私

錢市糴活饑人無算其移易風俗著詩訓誡有裔嗟慨惻之辭間與賓僚賢士登烏聊之山巔矚紫陽之書舍把酒命篇情興都劇故其詩多無意為工而造次立成余嘗嘆人才不易兼之尤難文人不習吏事猝遇盤錯談軍旅則縮項失色即强果能辦治椎鄙少文彊為之則心口不相適以視公所為豈不遠哉公嘗觴予斗山顧河西層欄高處曰李太白舊酒樓也李訪許宣平經此飲酒予故表出之今河西十寺可遊也獨不獲相從

於黃山余笑謂之曰謝康樂作郡日事遊覽甞伐山通道震駴旁郡今去黃山止一驛盍往視諸公謝曰君不聞嵇生之言乎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遊山其一也君行矣幸示我遊記它日得量移一官當杖策踵君後雖然公既有勝情而公之三子靖遠賓及冲谷皆儁才數遊黃山詩賦文詞連為大冊公之臥遊黃山有日矣不患無黃山詩也

徐東田詩序

淵明自叙飲酒詩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淵明殆懶自詮次者而劉昚虚寄江滔求孟襄陽遺文曰相如有遺草一為問家人予讀其詩輙流涕夫人不幸不得有為於世而僅以詩傳又傳之不得其人什九泯滅是可悲也然士處貧賤窮厄轗軻無聊雖雅善詩老病頽放不自收拾非得其故人深惜而裒集之亦往往不存吾鄉東田徐先生善書法大或丈餘小或豆許皆得古人筆意尤精六書能篆刻少時從其父太僕公遊宦最久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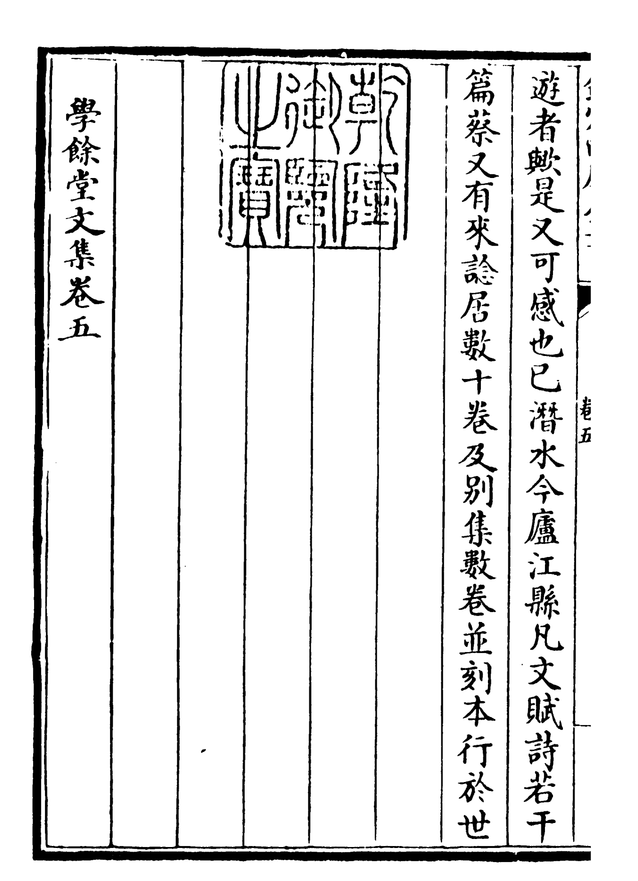
最愛之一無所取惟好圖籍書畫其美田宅悉讓諸兄弟結廬東田日誦讀其中作書數紙或詩成多為人持去家益落出書畫易米終不向兄弟校生產士論高之而是時已老矣接對几杖肅然如見古人丁酉秋予在齊貽書餽問而東田已卒故人蔡大美高阮懷報書曰君念徐君而徐不待焚君書於其墓予嘗收其遺詩簡遠恬淡有淵明風味請以君之贈刻之而具諸狐以序請嗚呼予何能不流涕先生諱淑字善生居東郭外學

者稱東田先生

潛水雜著序

芹溪蔡子刻所輯究雅成予既序而行之逾年以書來山左曰近游潛水主人雖賢地陋且貧交游絶少閒然如萬山中所得者雜著一卷而已子盍序我予得書笑曰君將以斯遊為未最乎向使其地不陋且貧交遊雜沓鹿鹿往來相徵逐將厭苦不暇復何文之能為予故嘗好游者聞人之善必造訪或裹糧越境遇佳山水不

躋其巔涉其流不止扁舟草屨于于汲汲精力既疲樂亦斯在今予糜於斯二年惴惴集木罔間昏旦益慕遊而不得即遊亦不自知其樂也其能不爲蔡子妒哉宗少文志在臥遊圖山水壁上而向平欲畢婚嫁爲五岳遊二子志趨雖殊其寄興於遊有同致也蔡子少年屬文喜交遊嘗自釀待客釀兼數種老且益貧釀不給又艱於嗣所著作愈多力不能刻而平生鄉里故人如朗三孟璿景山輩相繼不禄鬱鬱無可語其亦有所迫而



遊者歟是又可感也已潛水今廬江縣凡文賦詩若干

篇蔡又有來諗居數十卷及别集數卷並刻本行於世

學餘堂文集卷五